

黄阿忠

三十年前,我去南昌的青云谱。因为仰慕八大山人,也因为他和青云谱道院有一定联系,其实,我并不知道八大山人与道院的关系,然他们告诉我,青云谱是八大的纪念馆。我想,那是一定要去看的地方。

去青云谱那天天下着雨,春雨淅淅沥沥,把树叶和路边的灌木洗得晶亮。春寒料峭,但却仍有盎然之意。青云谱在一条老公路边上,正在修筑,必须攀过泥泞和小石子搅拌的路基,很难走,真像八大山人坎坷的人生。

跨过泥路,眼前是一泓清水,池塘后黛瓦粉墙,有马头墙耸立,道院原是徽派建筑。风乍起,一池碎影,八大忽现水中,宁静纯洁,超凡脱俗。1644年甲申之变,国破家亡,从赫赫皇族沦为前朝遗民,逃亡亡命,削发为僧,还俗自筑陋室于洪州城郊,用一个“白眼向天”的艺术形象,塑造了一个满腔愤怒、反清复明的斗士。

还是要走进他的艺术。墙上挂着几张画,当然不是原作,印得也不好。不过从那几只游水而来的鸭子,可以看出形神兼备、言简意赅的笔墨。还有那两只鹤鹑,布局严谨,疏密得当,朝天的白眼直把繁华和失落,生命与梦幻描绘得意味十足……画不多,只是一会儿就鬼使神差走到了还正在整修的天井,花格窗外,三两枝萧疏的竹子,临风摇曳。我一直在想,人格、笔墨和意境之间的关系。以至于到今天为止,我都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南昌城的。

时隔三十年又去南昌,得知八大山人纪念馆修葺扩建一新。再去瞻望那是一定的。曾日月之几何,青云谱还在,江山依然复识。惊讶的是,仅三十年,它的周围竟然盖起了那么多的亭台水榭,门楼广场,一派文物再现。好在—泓清水依旧,水波粼粼,收藏着逝去的岁月。

纪念馆今非昔比,然青云谱道院依稀往日的模样。旧址后面辟一颇具规模的“八大山人美术馆”,有回廊将新旧连接,忽然让八大山人有了家的寻找。

显然,就这规划和布置设计,美术馆有了专业的规格和指导。尽管有许多作品都是高仿的,也看出了编排八大作品的匠心。作品来源于上海博物馆、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,辽宁的,南京的等等。把八大山人的作品系统地展现了出来,同时,也把他的—生坎坷告诉了大家。你看那只孤傲的翻白眼的鸟禽,倔强地站在一块顽石上,形象独特,十分传神;动态异化,个性显突;神情自若,一片漠然。就笔墨而言,笔意于简中张显,墨浓而晶透,色淡而清雅;笔致勾勒凝重,浓淡交融尽水墨氤氲灵变。他笔下的荷花更具个人风格,几近变成了绘画的符号。画面上一枝或者几枝细长的菡萏,墨块敷成大片荷叶,或许还有一些石头,杂草点缀。这种线条,墨块和环境的搭配,使之清新的画面中透着一股傲气,一种孤倔,柔美的笔意中蕴含了力量。八大的山水干净、简洁、空灵,没有世俗的烟火气,表达了一种疏旷的宁静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山水与心境相连,更那堪,八大的残山剩水寄托了遗民愤、亡国恨。一划一点,娟秀婉约湿笔写就;奇峭峻厚,平淡无奇淡墨温润。

往水池绕过去就是八大纪念馆的旧址,看房子的成色,就知道已经修缮。室外一条水道通往八大山人的墓,时值清明的前七后八,正当祭扫时节,我跑到墓前,默默地鞠了三个躬。

返回时经过回廊,桃花开得正盛,幽香飘逸。一群小朋友往展厅走来,一个很有礼貌地叫我“爷爷”,蓦然回首,微风掠过,吹皱春水,我仿佛看到八大从池塘浮出,看着他的纪念馆、美术馆,看着那群走过的孩子。



冰岛,一片未筑成的地面。盘古开天辟地以后,为了让幼子学习建造地球,听凭他在这里做实验。看看那些建材,乌黑的、猩红的、深灰的、浅褐的……或摞成堆,或横七竖八地躺在原野上。他时而整出一片平地,铺上些苔藓和草皮;时而不满足于先前所创,信手涂抹,喷涌几坨熔岩——那是他的颜料——以覆盖之前挖好的泉池;或一气之下,倾注一股怒涛,冲碎刚刚砌成的石垒……

于是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中间冒出一片奇特的未完成的世界,堆满了岩石般的水流,奔腾着水流般的岩石,湖中耸起火山,火山口却盛着水。两个大陆板块被用蛮力拽到一起,勉强接上,却到处都是扯破的裂缝,到处都是漏气……

譬如古代的皇帝赏赐一块土地给宠坏的王,纵他寻欢,盘古或许也难以免俗?也许他以为,如此一个孤悬海外

的荒岛弄个天翻地覆又有何妨,岂料这娇儿愈发猖狂,随便就把颜料溅得一天世界,连累得欧洲大陆都尘埃蔽空,好几天开不了飞机?

渺小的生物适宜在此暂栖。这里没有参天大树,多的是青苔、野花、人和鸟。只有他们才能履足于沙土中一点一滴的养分,在低矮的灌木丛中躲避风雨,将险峻的山脊视为宽阔的大道,在逼仄的地缝中快意行舟,手足并用地爬过滚烫熔岩而不被绊倒。唯独建造房屋是个难题,都怪盘古的儿子把土地折腾得肉体无完肤,既没有大块的木头,岩石又太多孔穴。幸好海边时常狂风大作,人们总有机会收获搁浅的船只,拆下船板建屋,连船上的旅客一并没收,充当邻里。风扫过无尽的荒野,渺小的生物在这未完成的世界一角栖息,享受着渺小带来的自在。

新民晚报

大年初一清早,初日和煦。手机发出蜂鸣一声,显诗一首,是褚水敖先生的七律——

漫云去日不由人,枉叹乾坤舞乱尘。雅志残存输壮志,此身非有失清身。神思力定诗情惬,心海波平水性纯。任是周遭无静处,新从静处觅清新。

我一算,今年是褚先生的本命年,转眼间,他已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了。早在二十年前,他青年时的才气与中年时的傲气,我便曾多次知于并感于其旧作中。随着岁月渐老,此心虽是依然,此身难免无奈,只得在新作中闹中取静、静中觅清新。

记得二十年前,褚先生调任到我们单位,一天中午踱进我们的办公室,无意中瞥见电脑屏上有首七律,就问是谁所作。我将诗稿打印出来,他以极快的速度看了,说很好,文笔老练而风格清新,没想到这里竟有一位才子。又说,我今后可能在上海诗词学会兼个职,可举荐你入会。我说我已学会会员。他说,你有才,又年轻能干,我可举荐你当理事。

一年后,褚先生就任上海诗词学会会长,我则从一名会员成了学会最年轻的理事。

褚先生是个严厉到有些苛刻的人,我常见他批评下级的马虎、无才和无能。然而对我,褚先生要么表扬,要么不语,从未责备一句。这倒不是我的工作完美无缺,而是因为他的宽容。也许在他看来,某些弱点甚至缺点,正是当才子的代价甚至条件吧。比如才子偶尔将公

文或讲话稿写得空疏些,纯属正常,因为若总是把公文或讲话稿写得四平八稳、滴水不漏,就不大可能是个才子了。退休之后,褚先生一下子随意亲和起来,像变了一个人。褚先生自己解释说,诗词

依本色,囊翻到底是元身。时当远去忆当远,性自纯来墨自纯。留得半心存旧事,更凭双目看重新。

就在几年前,褚先生连任诗词学会会长,我则从一名理事成了学会最年轻的副会长。

这几年,学会会员不断增加,尤其是中青年诗词作家、诗词研究者越来越多,甚至还有几位写得一手好诗词的高中生。每年春季,学会照例要办一次新会员见面会。去年会上,众多新会员纷纷表达了对诗词的热爱与理解,对学会的建议与希望。会议最后,照例是由会长作总结。褚先生像往年一样,除了热情地表示以诗会友、共同提高的愿望,更坦率地告知大家学会财力不足,发展艰难,希望大家在创作研究的同时,为改善学会的经济状况、提升学会的实力而尽力。这后一层意思,正是他任会长之后,一直劳心费力却所获甚微的事情。是的,作一首诗不必花钱,但办个诗会是要钱、要一些钱的。

手好诗词的高中生。每年春季,学会照例要办一次新会员见面会。去年会上,众多新会员纷纷表达了对诗词的热爱与理解,对学会的建议与希望。会议最后,照例是由会长作总结。褚先生像往年一样,除了热情地表示以诗会友、共同提高的愿望,更坦率地告知大家学会财力不足,发展艰难,希望大家在创作研究的同时,为改善学会的经济状况、提升学会的实力而尽力。这后一层意思,正是他任会长之后,一直劳心费力却所获甚微的事情。是的,作一首诗不必花钱,但办个诗会是要钱、要一些钱的。

褚先生像往年一样,除了热情地表示以诗会友、共同提高的愿望,更坦率地告知大家学会财力不足,发展艰难,希望大家在创作研究的同时,为改善学会的经济状况、提升学会的实力而尽力。这后一层意思,正是他任会长之后,一直劳心费力却所获甚微的事情。是的,作一首诗不必花钱,但办个诗会是要钱、要一些钱的。

缘是今生句未工

胡晓军

学会不是行政工作,没有上下级,大家皆朋友,不能端架子。我理解为,架子本来是没有的,是职位上去后渐渐端起来的;性子本来是有,是职位下来后哗哗放出来的。当然若是才子的话,即便在职位上,收起来的性子有时也会掀掉端起来的架子。二十年来,我的职务慢慢上升,不知自己架子有没有、有多大,只知道对下级中有才的稍宽容些、无才的较严厉些。莫非一碗水总端不平,竟是我和他的交集?

我一边回想往事,一边依韵相和,片刻诗成,按键回复。

漫问七十亿凡人,轮转寰球若沸尘。日出临头

转寰球若沸尘。日出临头

文或讲话稿写得空疏些,纯属正常,因为若总是把公文或讲话稿写得四平八稳、滴水不漏,就不大可能是个才子了。退休之后,褚先生一下子随意亲和起来,像变了一个人。褚先生自己解释说,诗词

依本色,囊翻到底是元身。时当远去忆当远,性自纯来墨自纯。留得半心存旧事,更凭双目看重新。

就在几年前,褚先生连任诗词学会会长,我则从一名理事成了学会最年轻的副会长。

这几年,学会会员不断增加,尤其是中青年诗词作家、诗词研究者越来越多,甚至还有几位写得一手好诗词的高中生。每年春季,学会照例要办一次新会员见面会。去年会上,众多新会员纷纷表达了对诗词的热爱与理解,对学会的建议与希望。会议最后,照例是由会长作总结。褚先生像往年一样,除了热情地表示以诗会友、共同提高的愿望,更坦率地告知大家学会财力不足,发展艰难,希望大家在创作研究的同时,为改善学会的经济状况、提升学会的实力而尽力。这后一层意思,正是他任会长之后,一直劳心费力却所获甚微的事情。是的,作一首诗不必花钱,但办个诗会是要钱、要一些钱的。

手好诗词的高中生。每年春季,学会照例要办一次新会员见面会。去年会上,众多新会员纷纷表达了对诗词的热爱与理解,对学会的建议与希望。会议最后,照例是由会长作总结。褚先生像往年一样,除了热情地表示以诗会友、共同提高的愿望,更坦率地告知大家学会财力不足,发展艰难,希望大家在创作研究的同时,为改善学会的经济状况、提升学会的实力而尽力。这后一层意思,正是他任会长之后,一直劳心费力却所获甚微的事情。是的,作一首诗不必花钱,但办个诗会是要钱、要一些钱的。

褚先生像往年一样,除了热情地表示以诗会友、共同提高的愿望,更坦率地告知大家学会财力不足,发展艰难,希望大家在创作研究的同时,为改善学会的经济状况、提升学会的实力而尽力。这后一层意思,正是他任会长之后,一直劳心费力却所获甚微的事情。是的,作一首诗不必花钱,但办个诗会是要钱、要一些钱的。



言有宗

鱼不可脱渊

(老子语)

吴颖篆刻

次日我正上班,手忙脚乱。手机发出蜂鸣一声,显诗一首,是褚水敖先生的七律——

正值百花烂漫中,诗和新秀百般融。生花笔妙思无限,遣兴神凝意未穷。

平水风添千浪韵,满堂谁得一时雄。高天造化藏宏愿,炉火纯青拙后工。

我看了,心想诗词也只能表达前一层意思,无法表达后一层意思。诗词之所以能使人神定性纯,正因其撇弃了功利或被功利撇弃了。

没有的好,倒落得个没指望、没牵挂,只剩了全真的爱、至纯的情。现在的诗人可先不必埋怨自己无名少利缺女人,倒该

越剧是风靡南北的大剧种,但我与越剧无缘。

我不爱看越剧,首先是它完全由女子演出,男人都由女子演。假如是翩翩公子,女子扮演还可以,可是彪形大汉等也由女子表演,就不像样了。

我第一次去看越剧是和两位领导同志汤季宏、郭云在卡尔登看《西厢记》。开场不久就出现贼兵,扮演者都是妙龄少女,因为扮演贼兵,便把漂亮的脸涂得乱七八糟,叫人看不下去。

我们三人开溜,我请他们两位干脆到隔壁国际饭店吃茶点。我想,越剧能由男女合演,就好了。

我不要去越剧,还因为剧情大都是谈情说爱,我最不要看这种故事,也因此我不读《红楼梦》。

越剧我有生以来一共只看过三四次。有在作协陪日本外宾看的,有少儿社一位越剧迷送票子给我看的,还有一回是看越剧演员朋友的戏。

我不看越剧,但我有越剧演员朋友。一位是王杏花,是在杭州屏风山疗养院认识的。我曾到光华剧院看她,给她一本《列宁的故事》送她的孩子,顺便看了她的戏。我还有一位越剧演员朋友傅全香,同是政协委员,她教过我烧霉干菜肉这个菜。文代会期间,我和戚雅仙在同一小组,也相识了。

我对越剧名家袁雪芬同志十分尊敬,她在解放前夕的表现太感人了。“文革”期间她被关在上海越剧院牛棚,供人参观,我看到她,心中十分难过。

冰岛,一片未筑成的地面。盘古开天辟地以后,为了让幼子学习建造地球,听凭他在这里做实验。看看那些建材,乌黑的、猩红的、深灰的、浅褐的……或摞成堆,或横七竖八地躺在原野上。他时而整出一片平地,铺上些苔藓和草皮;时而不满足于先前所创,信手涂抹,喷涌几坨熔岩——那是他的颜料——以覆盖之前挖好的泉池;或一气之下,倾注一股怒涛,冲碎刚刚砌成的石垒……

于是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中间冒出一片奇特的未完成的世界,堆满了岩石般的水流,奔腾着水流般的岩石,湖中耸起火山,火山口却盛着水。两个大陆板块被用蛮力拽到一起,勉强接上,却到处都是扯破的裂缝,到处都是漏气……

譬如古代的皇帝赏赐一块土地给宠坏的王,纵他寻欢,盘古或许也难以免俗?也许他以为,如此一个孤悬海外

的荒岛弄个天翻地覆又有何妨,岂料这娇儿愈发猖狂,随便就把颜料溅得一天世界,连累得欧洲大陆都尘埃蔽空,好几天开不了飞机?

渺小的生物适宜在此暂栖。这里没有参天大树,多的是青苔、野花、人和鸟。只有他们才能履足于沙土中一点一滴的养分,在低矮的灌木丛中躲避风雨,将险峻的山脊视为宽阔的大道,在逼仄的地缝中快意行舟,手足并用地爬过滚烫熔岩而不被绊倒。唯独建造房屋是个难题,都怪盘古的儿子把土地折腾得肉体无完肤,既没有大块的木头,岩石又太多孔穴。幸好海边时常狂风大作,人们总有机会收获搁浅的船只,拆下船板建屋,连船上的旅客一并没收,充当邻里。风扫过无尽的荒野,渺小的生物在这未完成的世界一角栖息,享受着渺小带来的自在。

未完的世界

邵南

未完的世界

未完的世界

未完的世界

未完的世界

未完的世界

未完的世界



湘西芙蓉镇

(速写)

赵建平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曾经在上海电影节,与朋友去看了一场叫做《濂户内海》的日本电影。本以为是濂户内海大概是个地名。而事实上,这一个多小时,几乎全是一个叫濂户,另一个叫内海的高中生的对话。照惯常看美国片与欧洲片的经验,这样无情无场变化的片子,该是要闷煞人也!想来参展的一定是年轻的导演,摄制成本肯定低,也不用什么明星。他打的是啥牌?

在这个故事里,濂户与内海,这大阪某男子高中二年级的两个男生,濂户小吉身形瘦弱高挑,他曾是足球队的一员,但因和前辈关系不睦而退出社团。内海想文质彬彬,沉默寡言,却也并非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。不知为何,这两个看起来完全没有交集的“回家部”成了朋友。每当下午放学后,他们便相约来到河边坐下。在内海去补习班前的这段时间里,两个人便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。他们的话题随性,散漫。两个貌似消极的家伙,懒洋洋躺在台阶上……电影是分四个章节来建立结构的。这使你似乎对以下

的进展怀有某种期待。故事肯定不是主要的,两个少年在对话中,关于家庭,父母,学校,感情生活等等,种种的不如意,从他们的对谈里透露出来,竟是趣致的,好玩的。虽然苦涩,但那对苦涩的细微敏感与任性放大,却是青春的权利呀。